

第五八三冊

理學彙編

經籍典

經學部

三〇一五三
(卷)

古今圖書集成

中華書局影印



古今圖書集成

中華書局影印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理學彙編經籍典

第三百四十卷目錄

經學部傳經名儒列傳十四

唐一

魏徵

趙弘智

劉子元

劉迅

樊宗師

柳仲郢

歸崇敬

薛放

王彥威

高郢

韓愈

劉黃

張志和

楊綰

鄭肅

高重

李敬元

劉貺

韋處厚

崔郾

柳公權

盧景亮

殷侗

鄭覃

權德輿

韋表微

王通

陸龜蒙

陸質

經籍典第三百四十卷

經學部傳經名儒列傳十四

唐一

魏徵

按唐書魏徵傳徵字元成魏州曲城人少孤落魄棄貲產不營有大志通貫書術秦王即位拜諫議大夫封鉅鹿縣男徵自以不世遇乃展盡底蘊無所隱凡二百餘奏無不剴切當帝心者由是拜尚書右丞兼諫議大夫貞觀三年以祕書諫參預朝政帝即位四年天下大治帝謂羣臣曰此徵勸我行仁義既效矣進爵郡公七年為侍中尚書進左光祿大夫鄭國公多病辭職乃拜特進知門下省事詔朝章國典參議得失以定五禮當封一子縣男徵請封兄孤子叔慈帝愴然曰此可以勵俗即許之十三年拜太子太師十七年薨帝臨哭為之慟罷朝五日太子舉哀西華堂詔內外百官朝集使皆赴喪贈司空諡曰文貞陪葬昭陵帝歎曰朕亡一鑑矣始喪亂後典章湮散徵奏引諸儒校集祕書國家圖籍粲然完整嘗以小戴禮綜彙不倫更作類禮二十篇數年而成帝美其書錄寘內府

高重

按唐書高儉傳士廉五世孫重字文明以明經中第李異表鹽鐵轉運巡官善職凡十年進累司門郎中敬宗慎置侍講學士重以簡厚惇正與崔郾偕選再擢國子祭酒文宗好左氏春秋命分列國各為書成四十篇與鄭覃刊定九經于石出為鄂岳觀察使以美政被褒拜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卒贈太子少保

趙弘智

按唐書趙弘智傳弘智河南新安人元魏車騎將軍肅之孫蚤喪母事父篤孝通書傳仕隋為司隸從事武德初大理卿郎楚之白為詹事府主簿太宗時豫論譔錄勤絲太子舍人進黃門侍郎兼弘文館學士末徵初入為陳王師講孝經百福殿于是宰相弘文館學士太學生皆在弘智舉五經諸儒更詰辨隨問酬悉舌無留語高宗喜曰試為我陳經之要以輔不逮對曰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天下願以此獻帝悅賜絹二百名馬一四年進國子祭酒仍為學士卒年八十二諡曰宣

李敬元

按唐書李敬元傳敬元亳州譙人該覽羣籍尤善於禮高宗在東宮馬周薦其材召入崇賢館侍讀假中祕書讀之為人峻整造請不憚寒暑歷西臺舍人弘文館學士咸亨二年轉中書侍郎又改吏部兼太子右庶子同中書門下三品監修國史儀鳳元年拜中書令封趙國公卒官諡曰文憲撰次禮論及他書數十百篇

劉子元

按唐書劉子元傳子元名知幾以元宗諱嫌故以字行年十二父藏器為授古文尚書業不進父怒楚督之及聞為諸兄講春秋左氏冒往聽退輒辨析所疑歎曰書如是兒何怠父奇其意許授左氏踰年遂通覽羣史與兄知柔俱以善文詞知名擢進士第調獲嘉主簿武后證聖初吏橫酷淫及善人公卿被誅死者踵相及子元悼士無良而甘於禍作思慎賦以刺

時蘇味道李嶠見而歎曰陸機豪士之流乎周身之道盡矣子元與徐堅元行沖吳兢等善嘗曰海內知我者數子耳累遷鳳閣舍人兼修國史中宗時擢太子率更令介直自守累歲不遷會天子西還子元自乞留東都三年或言子元身史臣而私著述驛名至京領史事遷祕書少監時宰相韋巨源紀處訥楊再思宗楚客蕭至忠皆領監修子元病長官多意尚不一而至忠數責論大無功又仕偃蹇乃奏記求罷去因爲至忠言五不可又言朝廷厚用其才而薄其禮至忠得書悵悵不許楚客等惡其言詆切謂諸史官曰是子作書欲致吾何地始子元修武后實錄有所改正而武三思等不聽自以爲見用於時而志不遂乃著史通內外四十九篇議評今古徐堅讀之歎曰爲史者宜置坐右也又嘗自比揚雄者四雄好雕蟲小技老而爲悔吾幼喜詩賦而壯不爲期以述者自名雄準易作經當時笑之吾作史通俗以爲愚雄著書見尤于人作解嘲吾亦作釋蒙雄少爲范滂劉歆所器及聞作經以爲必覆轍吾始以文章得譽晚談史傳由是減價其自感慨如此累遷太子左庶子兼崇文館學士開元初遷左散騎常侍嘗議孝經鄭氏學非康成注舉十二條左證其謬當以古文爲正易無子夏傳老子書無河上公注請存王弼學宰相宋璟等不然其論奏與諸儒質辨博士司馬貞等阿意共黜其言請二家兼行惟子夏易傳請罷詔可卒年六十一子元善持論辨據明銳視諸儒皆出其下朝有論著輒豫歿後帝詔河南就家寫史通讀之稱善追贈工部尚書諡曰文

劉昉

按唐書劉子元傳子昉字惠卿好學多所通解子元卒有詔訪其後擢起居郎歷右拾遺內供奉獻續說苑十篇以廣漢劉向所遺而刊落怪妄昉嘗以竹書紀年序諸侯列會皆舉證後人追修非當時正史如齊人穢于遂鄭棄其師皆孔子新意師春一篇錄卜筮事與左氏合知按春秋經傳而爲也因著外傳云

劉迅

按唐書劉子元傳子迅字捷卿歷京兆功曹參軍事常寢疾房瑄聞憂不寐曰捷卿有不諱天理歟矣陳郡殷寅名知人見迅歎曰今黃叔度也劉晏每聞其論曰皇王之道盡矣上元中避地安康卒迅續詩書春秋禮樂五說書成語人曰天下滔滔知我者希終不以示人云

韋處厚

按唐書韋處厚傳處厚字德載京兆萬年人事繼母以孝聞親歿廬墓終喪中進士第又擢才識兼茂科授集賢校書郎舉賢良方正異等宰相裴垍引直史館改咸陽尉憲宗初擢左補闕禮部尚書李絳請問言古帝王以納諫爲聖拒諫爲昏今不聞進規納忠何以知天下事帝曰韋處厚路隋數上疏其言忠切願卿未知爾由是中外推其靖密穆宗立爲翰林侍講學士處厚以帝冲怠不向學即與路隋合易書詩春秋禮孝經論語撮其粹要題爲六經法言二十篇上之冀助省覽帝稱善竝賜金幣再遷中書舍人進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靈昌郡公大和二年薨年五十六贈司空處厚性嗜學家書儲正至

萬卷爲拾遺時撰德宗實錄後又與路隋共次憲宗實錄詔分日入直創具凡例未及成而終

樊宗師

按唐書樊澤傳澤字安時河中人舉賢良方正貞元三年加檢校尚書右僕射十四年卒贈司空諡曰成子宗師字紹述始爲國子主簿元和三年擢軍謀宏遠科授著作佐郎歷金部郎中綿州刺史徙絳州治有績擢諫議大夫未拜卒始宗師家饒于財悉散施姻舊賓客妻子告不給宗師笑不答然力學多通解著春秋傳魁紀公樊子凡百餘篇別集尚多韓愈稱宗師論議平正有經據嘗薦其材云

崔郾

按唐書崔郾傳郾字廣略姿儀偉秀人望而慕之然不可狎也中進士第補集賢校書郎三遷諫議大夫敬宗嗣位拜翰林侍講學士旋進中書舍人謝曰陛下使臣侍講歷半載不一問經義臣無功不足副厚恩帝慙曰朕少間當請益高欽適在旁因言陛下樂善而無所咨詢天下之人不知有嚮儒意帝重咨謝咸賜錦幣郾與高重類六經要言爲十篇上之以便觀省遷禮部侍郎又遷禮部尚書卒于官贈吏部尚書諡曰德郾不藏貲有輒周給親舊爲治其婚喪居家怡然不訓子弟自化

柳仲郢

按唐書柳仲郢傳仲郢字喻家母韓即臯女也善訓子故仲郢幼嗜學嘗和熊膽丸使夜咀嚙以助勤長工文著尚書二十四司箴爲韓愈咨賞元和末及進士第爲校書郎牛僧孺辟武昌幕府有父風矩矱儒

歎曰非積習名教安及此邪入爲監察御史遷侍御史宣宗初出爲鄆州刺史累遷吏部侍郎大中十二年辭疾以刑部尚書罷頃之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起爲號州刺史以檢校尚書左僕射東都留守會盜發父墓棄官歸華原徙華州刺史不拜咸通五年爲太平節度使卒于鎮仲鄆方嚴尚氣義事親甚謹家有書萬卷所藏必三本上者貯庫其副常所閱下者幼學焉仲鄆嘗手鈔六經司馬遷班固范曄史皆一鈔魏晉及南北朝史再又類所鈔它書凡三十篇號柳氏自備旁錄仙佛書甚衆皆楷小精真無行字

柳公權

按唐書柳公權傳公權字誠懸公綽弟也元和初擢進士第拜右拾遺侍書學士再遷司封員外郎帝問公權用筆法對曰心正則筆正筆正乃可法矣帝改容悟其以筆諫也咸通初以太子太保致仕卒年八十八贈太子太師公權博貫經術於詩書左氏春秋國語莊周書尤遂每解一義必數十言

歸崇敬

按唐書歸崇敬傳崇敬字正禮蘇州吳人治禮家學多識容典擢明經遭父喪孝聞鄉里調國子直講天寶中舉博通墳典科對策第一遷四門博士有詔舉才可宰百里者復策高等授左拾遺肅宗次靈武再遷起居郎贊善大夫史館修撰兼集賢殿校理修國史儀注以貧求解歷同州長史潤州別駕未幾有事橋陵建陵召還參掌儀典改主客員外郎復兼修撰代宗幸陝召問得失崇敬極陳生人疲敝當以儉化天下則國富而兵可用時百官朝朔望皆服袴褶崇

敬非之建言三代逮漢無其制隋以來始有服者事不稽古宜停詔可又言東都太廟不當置木主按禮虞主用桑練主用栗作栗主則燼桑主猶天無二日土無二王也東都太廟本武后所建以祀諸武中宗去主存廟以備行幸遷都之置且商遷都前八後五不必每都別立神主也若曰神主已經奉祀不得一日而廢則桑主以虞至練祭而埋之明是不然時有方士巨彭祖建言唐家土德請以四季月郊祀天地詔禮官儒者雜議崇敬議禮以先立秋十八日迎黃靈祀黃帝黃帝於五行爲土而火爲母故用火事之未而祭之三月月則否彭祖牽緯候說事說不經不可用又議五人帝於國家爲前後無君臣義天子祭宜毋稱臣祭而稱臣於天帝無異又春秋釋奠孔子祝版皇帝署北面揖以爲太重宜准武王受丹書於祝版父行東面之禮事皆施行大曆初授倉部郎中充弔祭冊立新羅使授國子司業兼集賢學士八年皇太子欲臨國學行齒胃禮崇敬以學與官名皆不正乃建議古天子學曰辟雍以制言之壘水環繞如璧然以誼言之以禮樂明和天下云爾在禮爲澤宮故前世或曰璧池或曰璧沼亦言學省漢光武立明堂辟雍靈臺號三雍宮晉武帝臨辟雍行鄉飲酒禮別立國子學以殊士庶末嘉南遷唯有國子學隋大業中更名國子監今聲明之盛辟雍獨闕請以國子監爲辟雍省祭酒司業之名非學官所宜業者拘黨大版今學不教樂於義無當請以祭酒爲太師氏位三品司業爲左師右師位四品近世明經不課其義先取帖經韻門廢業傳受義絕請以禮記左氏春秋

爲大經周官儀禮毛詩爲中經尚書周易爲小經各置博士一員公羊穀梁春秋共準一中經通置博士一員博士兼通孝經論語依章疏講解德行純絜文詞雅正形容莊重可爲師表者委四品以上各舉所知在外給傳七十者安車蒲輪敦遣國子太學四門三館各立五經博士品秩生徒有差舊博士助教直講經直律館算館助教請皆罷教授法學生謁師替申殷脩一束酒一壺彩布一裁色如師所服師出中門延入與坐割脩斟酒三爵止乃發篋出經摺衣前請師爲說經大略然後就室朝脯請益師二時堂上訓授道義示以文行忠信孝悌睦友旬省月試時者歲貢賦生徒及第多少爲博士考課上下有不率教者槓楚之國子移禮部爲太學生太學又不變徙之四門四門不變徙本州之學復不變移役如初終身不齒雖率教九年學不成者亦歸之本州禮部考試法請罷帖經于所習經問大義二十而得十八論語孝經十得八爲通策三道以本經對通二爲及第其孝行聞鄉里者舉解具言試日義闕一二許兼收焉天下鄉貢如之習業考試并以明經爲名得第授官與進士同有詔尚書省集百官議皆以習俗久制度難分明省禁非外司所宜名周官世職者稱氏國學非世官不得名辟雍省太師氏大抵憚改作故無施行者坐史給廩錢不貲貲饒州司馬德宗立召還復拜國子司業稍遷翰林學士左散騎常侍充皇太子侍讀又兼晉王元帥參謀封餘姚郡公田悅李納稟命持節宣慰稱旨表歸上家寵賜綸帛儒生以爲榮遷工部尚書仍前職年老以兵部尚書致仕卒年八

十八贈尚書左僕射諡曰宣論撰數十篇

盧景亮

按唐書盧景亮傳景亮字長晦幽州范陽人少孤學無不覽第進士宏辭授祕書郎遷右補闕朱泚反景亮勸德宗曰陛下罪已不至則感人不深帝然之景亮志義粹然多激發與穆質同在諫諍地書數上夔穀無所回憲宗時遷中書舍人景亮善屬文根於忠仁有經國志嘗謂人君足食足兵而又得士天下可爲也乃與軒頊以來至唐剏治道之要著書上下篇就三足記又作答問言輓運大較及陳西戎利害指切當世公卿伏其達古今云元和初卒贈禮部侍郎薛放

薛放

按唐書薛戎傳戎弟放端厚寡言第進士累擢兵部郎中穆宗爲太子拜侍讀及即位參贊機命帝謂曰小子新立懼不克荷先生宜相輔不逮放叩頭曰臣庸淺不足塵大任自有賢能處之帝美其誠進工部侍郎集賢學士寵待尤至改刑部侍郎帝嘗問朕欲學經與史何先放曰六經者聖人之言孔子所發明天人之極也史記道成敗得失亦足以鑒然謬於是非非六經比帝曰吾聞學者白首不能通一經安得其要乎對曰論語六經之菁華也孝經人倫之本也漢時論語首立於學官光武令虎賁士皆習孝經元宗爲注訓蓋人知孝慈則氣感和樂也帝曰聖人以孝爲至德要道信然終江西觀察使諡曰簡

殷侗

孫盈孫

按唐書殷侗傳侗陳州人幼有志於學不治資產長通經術以講道爲娛貞元末及五經第其學長於禮

擢太常博士進諫議大夫侗論朝廷治亂得失前後凡八十四通文宗卽位拜義昌軍節度使進刑部尚書開成年出爲山東道節度使俄領忠武軍節度卒年七十二贈司空侗以經術進臨事銳敏有彊直名孫盈孫廣明初爲成都諸曹參軍僖宗至蜀聞有禮學擢太常博士昭宗時喪亂後制度彫紊追補容典皆盈孫折衷焉終大理卿贈吏部尚書

王彥威

按唐書王彥威傳彥威其先出太原少孤家無資自力於學舉明經甲科淹識古今典禮未得調求爲太常散吏卿知其經生補檢討官彥威采獲隋以來下迄唐凡禮沿革皆條次彙分號元和禮上之有詔拜博士憲宗以正月崩有司議葬用十二月下宿彥威建言天子之葬七月春秋之義志崩不志葬必其時也舉天下葬一人故過期不葬則議之高祖中宗葬皆六月太宗四月高宗九月睿代二宗皆五月德宗十月順宗七月惟元肅二宗皆十二月有爲爲之非常典也且葬畢而虞虞而卒哭哭而耐皆十日今葬上歲暮則畢耐在明年正月是改元慶賜皆廢矣有詔更用五月淮南李夷簡上言大行皇帝功高宜稱祖穆宗下其議彥威奏古者始封爲太祖由太祖而降則又祖有功而宗有德故夏人祖顓頊而宗禹商人祖契而宗湯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魏晉而下務欲推美自始祖外並建列祖之議叔世亂家不可以爲訓唐本周禮以景皇帝爲太祖祖神堯而宗太宗自高宗後咸稱宗以爲成法不然太宗致升平元宗清內難肅宗收復兩都皆撥亂反正猶不稱祖今

當本三代之制黜魏晉亂法大行廟號宜稱宗制可累擢弘文館學士諫議大夫開成初爲戶部侍郎判度支彥威於儒學固該達亦善史事但經總財出入米鹽非所長也俄檢校禮部尚書爲忠武節度使徙節宣武封北海縣子性彊敏善著書頗行於時卒贈尚書右僕射諡曰靖

鄭覃

按唐書鄭珣傳珣字元伯鄭州滎澤人歷吏部尚書贈尚書左僕射諡文獻子覃以父蔭補弘文校書郎擢諫議大夫寶曆初擢京兆尹文宗召爲翰林侍講學士進工部侍郎覃以經術該深諄篤守正帝九重之李宗閔牛僧孺知政以覃與李德裕厚忌其親近爲助力陽遷工部尚書罷侍講欲推遠之帝雅向學頗思覃復召爲侍講學士德裕既相以爲御史大夫帝嘗謂覃復召爲侍講學士德裕既相以爲御史曰二人誠通經然其議論不足取德裕曰覃侑之言它人不欲聞惟陛下宜聞之俄德裕罷宗閔復用覃絲戶部尚書下除祕書監宗閔得罪遷刑部尚書進尚書右僕射判國子祭酒李訓誅帝召覃視詔禁中遂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榮陽郡公進門下侍郎弘文館大學士帝坐延英論詩工否覃曰孔子所刪三百篇是已其非雅正者烏足爲天子道哉夫風大小雅皆下刺上之變非上化下爲之故王者采詩以考風俗得失章什諫諍願陛下不取也帝每言順宗事不詳實史臣韓愈當時屈人耶昔漢司馬遷與任安書辭多怨懟故武帝本紀多失實覃曰武帝中年大發兵事邊生人耗瘁府庫殫竭遷所述非過言

李石曰覃所陳因武帝以諫欲陛下終究盛德帝曰誠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覃曰陛下樂觀書然要義不過一二陛下所道是矣宜寢饋以之覃既名儒故以宰相領祭酒請太學五經經置博士祿廩比王府官再遷太子太師開成三年以病乞去位有詔解太子太師五日一入中書商量政事俄罷為尚書左僕射武宗初李德裕復用欲援覃共政固辭乃授司空致仕卒始覃以經籍刊繆博士陋淺不能正建言頗與鉅學鴻生共力讎刊華漢舊事鑲石太學示萬世法詔可覃乃表周墀崔球張次宗孔溫業等是正其文刻於石

高郢子定

按唐書高郢傳郢字公楚其先自渤海徙衡州九歲通春秋工屬文著語默賦諸儒稱之父伯祥為好時尉安祿山陷京師將誅之郢尚幼解衣請代賊義并貸之寶應初及進士第代宗為太后營章敬寺郢以白衣上書諫曰陛下大孝因心與天罔極烝烝之思要無以加臣謂悉力追孝誠為有益妨時勦人不得無損捨人就寺何福之為昔魯莊公丹桓公廟楹而刻其桷春秋書之為非禮漢孝惠孝景孝宣令郡國諸侯立高祖文武廟至元帝與博士議郎斟酌古禮一罷之夫廟猶不越禮而立况寺非宗祏所安神靈所宅乎殫萬人之力邀一切之報其為不可亦明矣臣聞聖人受命於天以人為主苟功濟於天天人同和則宗廟受福子孫蒙慶傳曰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此天子之孝也又曰無念爾祖事修厥德既受帝祉施于孫子是知王者之孝在於承順天地嚴配

宗恭恭慎德教以臨兆民俾四海之內懂心助祭延福流祚永永無窮未聞崇樹梵宮彫琢金玉之為孝者夏禹卑宮室盡力溝洫人到于今稱之梁武帝窮土木飾塔廟人無稱焉陛下若節用愛人當與夏后齊美何必勞人動衆踵梁武遺風乎臣竊為陛下惜之不納以茂材異行高第順宗立以尚書右僕射致仕贈太子太保諡曰貞子定辯慧七歲讀尚書至湯誓跪問郢曰奈何以臣伐君郢曰應天順人何云伐邪對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是順人乎郢異之小字董二世重其早慧以家顯長通王氏易為圖合八出上圓下方合則重轉則演七轉而六十四卦六甲八節備焉仕至京兆府參軍

權德輿

按唐書權德輿傳德輿字載之父皐見卓行傳德輿七歲居父喪哭踊如成人未冠以文章稱諸儒間德宗聞其材召為太常博士貞元八年大水德輿建言疏奏不省累進中書舍人久之知禮部貢舉拜侍郎凡三歲甄別品諱所得士相繼為公卿宰相取明經初不限員十九年大旱德輿上陳闕政帝頗采之憲宗元和初歷兵部侍郎自太常卿拜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德輿善辨論開陳古今本末以覺悟人主進扶風郡公卒年六十贈尚書左僕射諡曰文德輿積思經術無不貫綜自始學至老未嘗一日去書不觀嘗著論辨漢所以亡西京以張禹東京以胡廣大指有補於世其文雅正瞻緝當時公卿侯王功德卓異者皆所銘紀十常七八雖動止無外飾其醞藉風流自然可慕貞元元和間為縉紳羽儀云

韓愈

按唐書韓愈傳愈字退之鄆州南陽人七世祖茂有功於後魏封安定王父仲卿為武昌令有美政既去縣人刻石頌德終祕書郎愈生三歲而孤隨伯兄會貶官嶺表會卒嫂鄭鞠之愈自知讀書日記數千百言比長盡能通六經百家學擢進士第會董晉為宣武節度使表署觀察推官晉卒愈從喪出四日汴軍亂乃去依武寧節度使張建封建封辟府推官操行堅正鯁言無所忌調四門博士遷監察御史上疏極論官市德宗怒貶陽山令有愛在民民生子多以其姓字之改江陵法曹參軍元和初權知國子博士分司東都三歲為真改都官員外郎即拜河南令遷職方員外郎華陰令柳澗有學前刺史劾奏之未報而刺史罷澗諷百姓遮索軍頓役直後刺史惡之按其獄貶澗房州司馬愈過華以為刺史陰相黨上疏治之既御史覆問得澗贓再貶封溪尉愈坐是復為博士既才高數黜官又下遷乃作進學解以自論曰國子先生晨入太學召諸生立館下誨之曰業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毀于隨方今聖賢相逢治具畢張拔去兇邪登崇俊良占小善者率以錄名一藝者無不庸爬羅剔抉刮垢磨光蓋有幸而獲選執云多而不揚諸生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言未既有笑于列者曰先生欺予哉弟子事先生于茲有年矣先生口不絕嗇于六藝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編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元貪多務得細大不捐焚膏油以繼晷恆矻矻以窮年先生之業可謂勤矣舐排異端攘

斥佛老補苴罅漏張皇幽眇尋墜緒之茫茫獨旁搜而遠紹障百川而東之同狂瀾于既倒先生之于儒可謂勞矣沈浸醲郁含英咀華作為文章其書滿家上規姚姒渾渾亡涯周詩商盤詰屈聲牙春秋謹嚴左氏浮夸易奇而法詩正而葩下迨莊騷太史所錄子雲相如同工異曲先生之于文可謂閱其中而肆其外矣少始知學勇于敢為長通于方左右其宜先生之於為人可謂成矣然而公不見信於人私不見助於友跋前疐後動輒得咎誓為御史遂竄南夷三年博士冗不見治命與仇謀取敗幾時冬燬而兒號寒年豐而妻啼饑頭童齒豁竟死何碑不知慮此而反教人為先生曰吁子來前夫大木為杗細木為桷構榑侏儒椳闔居楔各得其宜施以成室者匠氏之工也玉札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馬勃敗鼓之皮俱收竝蓄待用無遺者醫師之良也登明選公雜進巧拙紆餘為妍卓犖為傑校短量長唯器是適者宰相之方也昔者孟軻好辨孔道以明轍環天下卒老於行荀卿守正大論以興逃說於楚廢死蘭陵是二儒者吐詞為經舉足為法絕類離倫優人聖域其遇于世何如也今先生學雖勤而不繇其統言雖多而不要其中文雖奇而不濟于用行雖修而不顯于眾猶且月費奉錢歲靡廩粟子不知耕婦不知織乘馬從徒安坐而食踵當塗之促促窺陳編以盜竊然而聖主不加誅宰臣不見斥茲非其幸與動而得諡名亦隨之投閑置散乃分之宜若夫商賈賄賂之有無計班資之崇卑忘已量之所稱指前人之瑕疵是所謂詰匠氏之不以杙為楹而訾醫師以昌陽引年欲進其稀

苓也執政覽之奇其才改比部郎中史館修撰轉考功知制誥進中書舍人初憲宗將平蔡命御史中丞裴度使諸軍按視及還且言賊可滅與宰相議不合愈亦奏言淮西連年修器械防守金帛糧畜耗于給賞執兵之卒四向侵掠農夫織婦餉于其後得不償費比聞畜馬皆上槽櫪此譬有十夫之力自朝抵夕跳躍叫呼勢不支久必自委頓當其已衰三尺童子可制其命况以三州殘弊困劇之餘而當天下全力其敗可立而待也然未可知者在陛下斷與不斷耳夫兵不多不足以取勝必勝之師利在速戰兵多而戰不速則所費必廣疆場之上日相攻劫近賊州縣賦役百端小遇水旱百姓愁苦方此時人人異議以惑陛下陛下下持之不堅半塗而罷傷威損費為弊必深所要先決于心詳度本末事至不惑乃可圖功又言諸道兵羈旅單弱不足用而界賊州縣百姓習戰鬪知賊深淺若募以內軍教不三月一切可用又欲四道置兵道率三萬畜力伺利一日俱縱則蔡首尾不救可以責功執政不喜會有人詆愈在江陵時為裴均所厚均子鏐素無狀愈為文章字命鏐謗語寫暴由是改太子右庶子及度以宰相節度彰義軍宣慰淮西奏愈行軍司馬愈請乘遽先入汴說韓弘使叶力元濟平遷刑部侍郎憲宗遣使者往鳳翔迎佛骨入禁中三日乃送佛祠王公士人奔走膜頂至為夷法灼體膚委珍貝騰沓係路愈聞惡之乃上表曰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始入中國上古未嘗有也昔黃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歲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歲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歲帝嚳在位

七十年年百五歲堯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歲帝舜在位及禹年皆百歲此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然而中國未有佛也其後湯亦年百歲湯孫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年史書不言其壽推其年數蓋不減百歲周文王年九十七歲武王年九十三歲穆王在位百年此時佛法亦未至中國非因事佛而致然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纔十八年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以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唯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捨身施佛宗廟祭不用牲牢盡日一食止於菜果後為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信亦可知矣高祖始受隋禪則議除之當時羣臣識見不遠不能深究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闡聖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常恨焉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神聖英武數千百年以來未有倫比即位之初即不許度人為僧尼道士又不許別立寺觀臣當時以為高祖之志必行於陛下今縱未能即行豈可恣之令盛也今陛下令羣僧迎佛骨於鳳翔御樓以觀昇入大內又令諸寺遞加供養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於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豐年之樂徇人之心為京都士庶說異之觀戲玩之具耳安有聖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將謂真心信佛皆云天子大聖猶一心信向百姓微賤於佛豈合更惜身命以至灼頂燔指十百為羣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轉相倣效唯恐後時老幼奔波棄其生業若不即加禁遏更歷諸寺必有斷臂禿身以為供養者傷

風敗俗傳笑四方非細事也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
言語不通衣服殊製口不道先王法言身不服先王
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假如其身尚在奉其
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
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於境不令貳於衆也況其
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以入宮禁孔子
曰敬鬼神而遠之古之諸侯弔於其國必令巫祝先
以桃茢祓除不祥然後進弔今無故取朽穢之物親
臨觀之巫祝不先桃茢不用羣臣不言其非御史不
舉其失臣實恥之乞以此骨付之水火永絕根本斷
天下之疑絕前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
作為出於尋常萬萬也佛如有靈能作禍祟凡有殃
咎宜加臣身上天鑒臨臣不怨悔表入帝大怒持示
宰相將抵以死裴度崔羣曰愈言許悟罪之誠宜然
非內懷至忠安能及此願少寬假以來諫爭帝曰愈
言我奉佛太過猶可容至謂東漢奉佛以後天子咸
天促言何乖刺邪愈人臣狂妄敢爾固不可赦於是
中外駭懼雖戚里諸貴亦爲愈言乃貶潮州刺史既
至潮以表哀謝曰臣以狂妄謬誤不識禮度陳佛骨
事言涉不恭正名定罪萬死莫塞陛下哀臣愚忠恕
臣狂直謂言雖可罪心亦無他特屈刑章以臣爲潮
州刺史既免刑誅又獲祿食聖恩寬大天地莫量破
腦剜心豈足爲謝臣所領州在廣府極東過海口下
惡水濤瀾壯猛難計期程颶風鱷魚患禍不測州南
近界漲海連天毒霧瘴氛日夕發作臣少多病年纔
五十髮白齒落理不久長加以罪犯至重所處遠惡
憂惶慙悸死亡無日單立一身朝無親黨居蠻夷之

地與魑魅同羣苟非陛下哀而念之誰肯爲臣言者
臣受性愚陋人事多所不通惟酷好學問文章未嘗
一日暫廢實爲時輩所見推許臣於當時之文亦未
有過人者至於論述陛下功德與詩書相表裏作爲
歌詩薦之郊廟紀太山之封鎮白玉之牒鋪張對天
之宏休揚厲無前之偉蹟編於詩書之策而無愧措
於天地之間而無虧雖使古人復生臣未肯讓伏以
皇唐受命有天下四海之內莫不臣妾南北東西地
各萬里自天寶以後政治少懈文致未優武冠不剛
孽臣奸隸蠹居基處搖毒自防外順內悖父死子代
以祖以孫如古諸侯自擅其地不朝不貢六七十年
四聖傳序以至陛下陛下即位以來躬親聽斷旋乾
轉坤關機闔開雷厲風飛日月清照天戈所麾無不
從順宜定樂章以告神明東巡泰山奏功皇天具著
顯庸明示得意使末末萬年服我成烈當此之際所
謂千載一時不可逢之嘉會而臣負罪嬰戮自拘海
島戚戚嗟嗟日與死迫會不得奏薄伎於從官之內
隸御之間窮思畢精以贖前過懷痛窮天死不閉目
伏惟陛下天地父母哀而憐之帝得表願感悔欲復
用之持示宰相曰愈前所論是大愛朕然不當言天
子事佛乃年促耳皇甫湜素忌愈直即奏言愈終狂
疏可且內移乃改袁州刺史初愈至潮州問民疾苦
皆曰惡溪有鱷魚食民畜產且盡民以是窮數日愈
自往視之令其屬秦濟以一羊一豚投谿水而祝之
曰昔先王既有天下週一作烈山澤罔繩獨刃以除蟲
蛇惡物爲民物害者驅而出之四海之外及德薄不
能遠有則江漢之間尚皆棄之以與蠻夷楚越况湖

嶺之間去京師萬里哉鱷魚之涵淹卵育於此亦固
其所今天子嗣唐位神聖慈武四海之外六合之內
皆撫而有之况禹跡所揜揚州之近地刺史縣令之
所治出貢賦以供天地宗廟百神之祀之壤者哉鱷
魚其不可與刺史雜處此土也刺史受天子命守此
土治此民而鱷魚睥然不安谿潭據處食民畜熊羆
鹿麋以肥其身以種其子孫與刺史拒爭爲長雄刺
史雖弱亦安肯爲鱷魚低首下心佞心服視爲吏
民羞以偷活於此也且承天子命以來爲吏固其勢
不得不與鱷魚辨鱷魚有知其聽刺史言潮之州大
海在其南鯨鵬之大鯢蟹之細無不容歸以生以食
鱷魚朝發而夕至也今與鱷魚約盡三日其率醜類
南徙於海以避天子之命吏三日不能至五日五日
不能至七日七日不能至終不肯徙也是不有刺史
聽從其言也不然則是鱷魚冥頑不靈刺史雖有言
不聞不知也夫傲天子之命吏不聽其言不徙以避
之與冥頑不靈而爲民物害者皆可殺刺史則選材
技民操彊弓毒矢以與鱷魚從事必盡殺乃止其無
悔祝之夕暴風震電起谿中數日水盡湖西徙六十
里自是潮無鱷魚患袁人以男女爲隸過期不贖則
沒入之愈至悉計庸得贖所沒歸之父母七百餘人
因與約禁其爲隸名拜國子祭酒轉兵部侍郎鎮州
亂殺田弘正而立王廷湊詔愈宣撫旣行衆皆危之
元稹言韓愈可惜穆宗亦悔詔愈度事從宜無必入
愈至廷湊嚴兵迓之甲士陳庭既坐廷湊曰所以紛
紛者乃此士卒也愈大聲曰天子以公爲有將帥材
故賜以節豈意同賊反邪語未終士前奮曰先太師

爲國擊朱滔血衣猶在此軍何負乃以爲賊乎愈曰以爲爾不記先太師也若猶記之固善天寶以來安祿山史思明李希烈等有子若孫在乎亦有居官者乎衆曰無愈曰田公以魏博六州歸朝廷官中書令父子受旗節劉悟李祐皆大鎮此爾軍所共聞也衆曰弘正刻故此軍不安愈曰然爾曹亦害田公又殘其家矣復何道衆謹曰善廷湊衆變疾麾使去因曰今欲廷湊何所爲愈曰神策大軍將如牛元翼者爲不乏但朝廷顧大體不可棄之公久聞之何也廷湊曰即出之愈曰若爾則無事矣愈元翼亦潰圍出廷湊不追愈歸奏其語帝大悅轉吏部侍郎時宰相李逢吉惡李紳欲逐之遂以愈爲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特詔不臺參而除紳中丞紳果劾奏愈愈以詔自解其後文刺紛然宰相以臺府不協遂罷愈爲兵部侍郎而出紳江西觀察使紳見帝得畱愈亦復爲吏部侍郎長慶四年卒年五十七贈禮部尚書諡曰文愈性明銳不詭隨與人交始終不少變成就後進士往往知名經愈指授皆稱韓門弟子愈官顯稍謝遣凡內外親若交友無後者爲嫁遺孤女而卹其家嫂鄭夷爲服甚以報每言文章自漢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後作者不世出故愈深探本元卓然樹立成一家言其原道原性師說等數十篇皆與行閑深與孟軻揚雄相表裏而佐佑六經云至它文造端置辭要爲不襲蹈前人者然惟愈爲之沛然若有餘至其徒李翱李漢皇甫湜從而效之逮不及遠甚從愈游者若孟郊張籍亦皆自名於時

韋表微

按唐書韋表微傳表微字子明隋郿城公元禮七世孫羈尹能屬文母訓諭稍厲輒不敢食以是未嘗讓責擢進士第數辟諸使府久之入授監察御史行不樂曰爵祿譬滋味也人皆欲之吾年五十拭鏡擗白冒游少年間取一班一級不見其味也將爲松菊主人不愧陶淵明云俄爲翰林學士進知制誥後與處厚議增選學士薦路隋處厚以諸父事表微因曰隋位崇入且居翁右奈何答曰選德進賢初不計私也久之遷中書舍人敬宗嘗語左右欲相二韋會崩文宗立獨相處厚進表微戶部侍郎以病癰罷學士卒年六十贈禮部尚書始被病醫藥不能具所居堂寢隘陋既沒弔客咨嗟篤故舊雖庸下與攜手語笑無間然尤好春秋病諸儒執一槩是非紛然著三傳總例完會經趣又以學者薄師道不如聲樂賤工能尊其師著九經師授譜詆其違

劉黃

按唐書劉黃傳黃字去華幽州昌平人客梁汴間明春秋能言古興亡浩然有挾世意擢進士第太和二年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帝引諸儒百餘人於廷策曰朕聞古先哲王之治也元默無爲端拱司契陶咄心以居簡凝日月於不幸厚下以立本推誠而建中繇是天人通陰陽和俗躋仁壽物無疵癘噫盛德之所臻復乎其不可及已三代令王質文迭救百氏滋熾風流浸微自漢以降足言蓋寡朕顧唯味道祇荷丕構奉若謨訓不敢怠荒任賢惕勵宵衣旰食詎追三五之遐軌庶紹祖宗之鴻緒而心有未達行有未孚由中及外關政斯廣是以人不率化氣或堙阨

災旱竟歲播植愆時國廩罕蓄乏九年之儲吏道多端微三載之績京師諸夏之本也將以觀治而豪猾踰檢太學明教之源也期于變風而生徒情業列郡在乎條頒而干禁或未絕百工在乎按度而淫巧或未息俗恬風靡積訛成蠹其擇官濟治也聽人以言則枝葉難辨御下以法則恥格不形其阜財發號也生之寡而食之衆煩於令而鮮於治思所以究此繆監致之治平茲心浩然若涉淵水故前詔有司博延羣彥佇啓宿憤冀臻時雍于大夫皆識達古今志在康濟造廷待問副朕虛懷必當嚴治之闕辨政之疵明綱條之致紊稽富庶之所急何施革于前弊何澤惠于下土何修而治古可近何道而和氣克充推之本源著於條對至若夷吾輕重之權孰輔於治嚴九底定之策孰叶於時元凱之考課何先叔子之克平何務惟此龜鑑擇乎中庸斯在洽開朕將親覽黃對曰臣誠不佞有正國致君之術無位而不得行有犯顏敢諫之心無路而不得達懷憤鬱抑思有時而發常欲與庶人議於道商賈謗於市得通上聽一悟主心雖被祇言之罪無所悔况逢陛下詢求過闕咨訪嘉謀制詔中外舉直言極諫臣辱斯舉專承大問敢不悉意以言至于上所忌時所禁權幸所諱惡有司所與奪臣愚不識伏惟陛下少加優容不使聖時有讜言受戮者天下之幸也謹昧死以對伏以聖策有思古先之治念元默之化將欲通天地以濟俗和陰陽以煦物見陛下慮道之深也臣以爲哲王之治其則不遠惟致之之道何如耳伏以聖策有祇荷丕構而不敢荒寧奉若謨訓而罔有怠忽見陛下憂勞之

至也若夫任賢揚厲宵衣旰食宜緇左右之纖佞進股肱之大臣若夫追蹤三五紹復祖宗宜鑒前古之興亡明當代之成敗心有未達以下情蔽而不得上通行有未孚以上澤壅而不得下浹欲人之化在修己以先之欲氣之和在遂性以導之揀災旱在致精神廣播殖在視食力國庫罕蓄本乎冗食尚繁吏道多端本乎選用失當豪猾踰檢絲中外之法殊生徒惰業絲學校之官廢列郡干禁絲授任非人百工淫巧絲制度不立伏以聖策有擇官濟治之心阜財發號之歎見陛下教化之本也且進人以行則枝葉安有難辨乎防下以禮則恥格安有不形乎念生寡而食衆可罷斥惰游念令煩而治鮮要察其行否博延羣彥願陛下必納其言造廷待問則小臣安敢愛死伏以聖策有求賢箴闕之言審政辨疵之令見陛下咨訪之勤也遂小臣斥姦豪之志則弊革於前守陛下念康濟之心則惠敷於下邪正之道分而治古可近禮樂之方著而和氣克充至若夷吾之法非皇王之權嚴尤所陳無最上之策元凱之所先不若唐堯考績叔子之所務不若虞舜舞干且非大德之中庸上聖之龜鑑又何足爲陛下道之哉或有以繫安危之機兆存亡之變者臣請披肝膽爲陛下別白而重言之臣前所謂哲王之治其則不遠者在陛下慎思之力行之始終不懈而已謹按春秋元者氣之始也春者歲之元也春秋以元加於歲以春加於王明王者當奉若天道以謹其始也又舉時以終歲舉月以終時春秋雖無事必書首月以存時明王者當承天之道以謹其終也王者動作終始必法於天者以其

運行不息也陛下能謹其始又能謹其終懋而修之勤而行之則執契而居簡無爲而不宰廣立本之大業崇建中之盛德安有三代循環之弊百僞滋熾之漸乎臣故曰唯致之道何如耳臣前所謂若夫任賢揚厲宵衣旰食宜緇左右之纖佞進股肱之大臣實以陛下憂勞之至也臣聞不宜憂而憂者國必衰宜憂而不憂者國必危陛下不以國家存亡社稷安危之策而降於清問臣未知陛下以布衣之臣不足以定大計耶或萬機之勤有所未至也不然何宜憂而不憂乎臣以爲陛下所先憂者宮闈將變社稷將危天下將傾四海將亂此四者國家已然之兆故臣謂聖慮宜先及之夫帝業艱難而成之固不可容易而守之太祖肇其基高祖勸其績太宗定其業元宗繼其明至于陛下二百餘載其間聖明相因擾亂繼作未有用賢士近正人而能興者或一日不念則顛覆大器宗廟之恥萬古爲恨臣謹按春秋人君之道在體元以居正昔董仲舒爲漢武帝言之略矣有未盡者臣得爲陛下備論之夫繼故不書即位所以正其始也終必書所終之地所以正其終也故爲君者所發必正言所履必正道所居必正位所近必正人春秋閔弑吳子餘祭書其名議疏遠賢士昵刑人有不君之道伏惟陛下思祖宗開國之勳念春秋繼故之誡明法度之端則發正言履正道杜篡弑之漸則居正位近正人遠刀鋸之殘親骨鯁之直輔相得以顯其任庶寮得以守其官奈何以衰近五六人總天下大政外專陛下之命內竊陛下之權威懣朝廷勢傾海內羣臣莫敢指其狀天子不得制其心禍稔

蕭牆姦生帷幄臣恐曹節侯覽復生于今日此宮闈將變也臣謹按春秋定公元年春王不言正月者春秋以爲先君不得正其終則後君不得正其始故曰定無正也今忠賢無腹心之寄閣寺專廢立之權陷郊祀未修將相之職不歸名器之宜不定此社稷將危也臣謹按春秋王札子殺召伯毛伯春秋之義兩下相殺不書此書者重其顛王命也夫天之所授者在命君之所存者在命操其命而失之者是不君也侵其命而專之者是不臣也君不君臣不臣此天下所以將傾也臣謹按春秋晉趙鞅以晉陽之兵叛入于晉書其歸者能逐君側之惡以安其君故春秋善之今威柄陵夷藩臣跋扈有不達人臣大節而首亂者將以安君爲名不究春秋之微稱兵者以逐惡爲義則典刑不繇天子征伐必自諸侯此海內之將亂也故樊噲排闥而雪涕袁盎當車而抗辭京房發憤以殞身竇武不顧而畢命此皆陛下明知之矣臣謹按春秋晉狐射姑殺陽處父書襄公殺之者以其君漏言也襄公不能固陰重之機處父所以及殘賊之禍故春秋非之夫上漏其情則下不敢盡意上泄其事則下不敢盡言故傳有造膝詭辭之文易有失身害成之戒今公卿大臣非不欲爲陛下言之慮陛下不能用也忽而不用必泄其言臣下既言而不行必嬰其禍適足鉗直臣之口而重姦臣之威是以欲盡其言則有失身之懼欲盡其意則有害成之憂裴回鬱塞以須陛下感悟然後盡其啓沃陛下何不聽朝之餘時御便殿召當世賢相老臣訪持變扶危之謀

求定傾揅亂之術塞陰邪之路屏戮狎之臣制侵陵
迫脅之心復門戶掃除之役戒其所宜戒憂其所宜
憂既不得治其前當治於後不得正其始當正其終
則可以虔奉典謨克承丕構終任賢之效無宵旰之
憂矣臣前所謂追蹤三五紹復祖宗宜鑒前古之興
亡明當代之成敗者臣聞堯禹之爲君而天下大治
者以能任九官四岳十二牧不失其舉不貳其業不
侵其職居官唯其能左右唯其賢元凱在下雖微而
必舉四凶在朝雖強而必誅考其安危明其取捨至
秦二世漢元成咸願措國如唐虞致身如堯舜而終
敗亡者以其不見安危之機不知取捨之道不任大
臣不辨姦人不親忠良不遠讒佞也伏惟陛下察唐
虞之所以興而景行於前鑒秦漢之所以亡而戒懼
於後陛下無謂廟堂無賢相庶官無賢士今紀綱未
絕典刑猶在人誰不欲致身爲王臣致時爲昇平陛
下何忽而不用邪又有居官非其能左右非其賢惡
如四凶詐如趙高姦如恭顯陛下何憚而不去邪神
器固有歸天命固有分祖宗固有靈忠臣固有心陛
下其念之哉昔秦之亡也失於疆暴漢之亡也失於
微弱疆暴則姦臣畏死而害上微弱則疆臣竊權而
震主臣伏見敬宗不虞亡秦之禍不翦其萌伏惟陛
下深軫亡漢之憂以杜其漸則祖宗之洪業可紹三
五之遐軌可追矣臣前所謂陛下心有所未達以下
情塞而不能上通行有所未孚以上澤壅而不得下
決且百姓有塗炭之苦陛下無出而知陛下有子惠
之心百姓無繇而信臣謹按春秋書梁亡不書取者
梁自亡也以其思慮昏而耳目塞上出惡政人爲寇

盜皆不知其所以終自取其滅亡也臣聞國君之所
以尊者重其社稷也社稷之所以重者存其百姓也
苟百姓不存則雖社稷不得固其重社稷不重則人
君不得保其尊故治天下者不可不知百姓之情夫
百姓者陛下之赤子陛下宜令慈仁者視育之如保
傳焉如乳哺焉如師之教導焉故人之於上也恭之
如神明愛之如父母今或不然陛下親近貴倖分曹
建署補除卒吏召致賓客因其貨賄假以聲勢大者
統藩方小者爲守牧居上無清惠之政而有繁餐之
害居下無忠誠之節而有姦欺之罪故人之於上也
畏之如豺狼惡之如仇敵今海內困窮處處流散饑
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鰥寡孤獨不得存老幼疾病
不得養加以國權兵柄顛於左右貪臣聚斂以固寵
姦吏因緣而弄法冤痛之聲上達於九天下入於九
泉鬼神爲之怨怒陰陽爲之愆錯君門萬里不得告
訴士人無所歸化百姓無所歸命官亂人貧盜賊並
起土崩之勢憂在旦夕卽不幸因之以病癘繼之以
凶荒陳勝吳廣不獨起於秦赤眉黃巾不獨生於漢
臣所以爲陛下發憤扼腕痛心泣血也如此則百姓
有塗炭之苦陛下何繇而知之乎陛下有子惠之心
百姓安得而信之乎使陛下行有所未孚心有所未
達固其然也臣聞漢元帝卽位之初更制七十餘事
其心甚誠其稱甚美然紀綱日紊國祚日衰姦宄日
彊黎元日困繇不能擇賢明而任之失其操柄也自
陛下卽位憂勤兆庶屢降德音四海之內莫不抗首
而長息自喜復生於死亡之中也伏惟陛下慎終如
始以塞四方之望誠能揭國柄以歸於相持兵柄以

歸於將去貪臣聚斂之政除姦吏因緣之害惟忠賢
是近惟正直是用內寵便僻無所聽焉選清慎之官
擇仁惠之長敏之以利煦之以和教之以孝慈導之
以德義去耳目之塞通上下之情俾萬國懽康兆庶
蘇息卽心無不達而行無不孚矣臣前所謂欲人之
化也在修己以先之臣聞德以修己教以導人修之
也則人不勸而自立導之也則人不教而率從君子
欲政之必行也故以身先之欲人之從化也故以道
御之今陛下先之以身而政未必行御之以道而人
未從化豈立教之旨未盡其方邪夫立教之方在乎
君以明制之臣以忠行之君以知人爲明臣以正時
爲忠知人則任賢而去邪正時則固本而守法賢不
任則重賞不足以勸善邪不去則嚴刑不足以禁非
本不固則人流法不守則政散而欲教之必至化之
必行不可得也陛下能斥姦邪而不私其左右舉賢
正而不遺其疏遠則化浹朝廷矣愛人而敦本分職
而奉法修其身以及其人始於中而成於外則化行
天下矣臣前所謂欲氣之和也在遂其性以導之者
當納人於仁壽也夫欲人之仁壽也在立制度修教
化夫制度立則財用省財用省則賦斂輕賦斂輕則
人富矣教化修則爭競息爭競息則刑罰清刑罰清
則人安矣既富矣則仁義興焉既安矣則壽考至焉
仁義之心感於下和平之氣應乎上故災害不作休
祥薦臻四方底寧萬物咸遂矣臣前所謂揅災早在
乎致精誠者臣謹按春秋魯僖公一年之中三書不
雨者以其人君有恤人之志也文公三年之中一書
不雨者以其人君無閔人之心也故僖致誠而旱不

害物文無卹閔而變則成災陛下有閔人之志則無成災之變矣臣前所謂廣播種在乎視食力者臣謹按春秋君人者必時視人之所勤人勤於力則功築罕人勤於財則貢賦少人勤於食則百事廢今財食與力皆勤矣願陛下廢百事之用以廣三時之務則播種不愆矣臣前所謂國庫罕蓄本乎冗食尚繁者臣謹按春秋臧孫辰告糴于齊春秋議其無九年之蓄一年不登而百姓饑臣願斥游惰之人以爲耕殖省不急之費以贍黎元則庫蓄不乏矣臣前所謂吏道多端本乎選用失當者繇國家取人不盡其材任人不明其要故也今陛下之用人也求其聲而不求其實故人之趨進也務其末而不務其本臣願覈考課之實定還序之制則多端之吏息矣臣前所謂豪猾踰檢絲中外之法殊者以其官禁不一也臣謹按春秋齊桓公盟諸侯不日而葵丘之盟特以日者美其能宣明天子之禁率奉王官之法故春秋備而書之然則官者五帝三王之所建也法者高祖太宗之所制也法宜畫一官宜正名今又分外官中官之員立南司北司之局或犯禁於南則亡命於北或正刑於外則破律於中法出多門人無所措繇兵農勢異而中外法殊也臣聞古者因井田以制軍賦間農事以修武備提封約卒乘之數命將在公卿之列故兵農一致而文武同方以保父邦家式遏亂略太宗置府兵臺省軍衛文武參掌閑歲則櫜弓力穡有事則釋耒荷戈所以修復古制不廢舊物今則不然夏官不知兵籍止於奉朝請六軍不主武事止於養階勳軍容合中官之政戎律附內臣之職首一戴武弁疾

文吏如仇讎足一蹈軍門視農夫如艸芥謀不足以翦除姦兇而詐足以抑揚威福勇不足以鎮衛社稷而暴足以侵害閭里羈縻藩臣干陵宰輔墮裂王度汨亂朝經張武夫之威上以制君父假天子之命下以御英豪有藏姦觀變之心無仗節死難之誼豈先王經文緯武之旨邪臣願陛下貫文武之道均兵農之功正貴賤之名一中外之法還軍衛之職修省署之官近崇貞觀之風遠復成周之制自邦畿以型下國始天子而達諸侯可以制猾姦之彊無踰檢之患矣臣前所謂生徒情業絲學校之官廢者蓋國家貴其祿賤其能先其事後其行故庶官乏通經之學諸生無修業之心矣臣前所謂列郡干禁繇授任非人者臣以爲刺史之任治亂之根本繫焉朝廷之法制在焉權可以御豪彊恩可以惠孤寡彊可以禦姦寇政可以移風俗其將校會更戰陣及功臣子弟請隨宜酬賞苟無治人之術者不當任此官即絕干禁之患矣臣前所謂百工淫巧繇制度不立者臣請以官位祿秩制其器用車服禁以金銀珠玉錦繡雕鏤不蓄於私室則無蕩心之巧矣臣前所謂辨枝葉者繇考言以詢行也臣前所謂形於恥格者繇道德而齊禮也臣前所謂念生寡而食衆可罷斥惰游者已備於前矣臣前所謂令煩而治鮮要察其行否者臣聞號令者治國之具也君審而出之臣奉而行之或虧益止畱罪在不赦今陛下令煩而治鮮得非持之者有所蔽欺乎臣前謂博延羣彥願陛下必納其言造廷待問則小臣其敢愛死者昔晁錯爲漢削諸侯非不知禍之將至忠臣之心壯夫之節苟利社稷死無

悔焉臣非不知言發而禍應計行而身僂蓋痛社稷之危哀生人之悔豈忍姑息時忌竊陛下下一命之寵哉昔龍逢死而啓商比干死而啓周韓非死而啓漢陳蕃死而啓魏今臣之來也有司或不敢薦臣之言陛下又無以察臣之心退必戮於權臣之手臣幸得從四子游於地下固臣之願也所不知殺臣者臣死之後將孰爲啓之哉至如人主之闕政教之疵前日之弊臣既言之矣若乃流下土之惠修近古之治而致和平者在陛下行之而已然上之所陳者實以臣親承聖問敢不條對雖臣之愚以爲未極教化之大端皇王之要道伏惟陛下事天地以教人恭奉宗廟以教人孝養高年以教人悌長字百姓以教人慈幼調元氣以煦育扇太和以仁壽可以逍遙無爲垂拱成化至若念陶鈞之道在擇宰相以任之使權造化之柄念保定之功在擇將帥以任之使修閭外之寄念百度之求正在擇庶官以任之使顯職業之守念百姓之怨痛在擇良吏以任之使明惠養之術自然言足以爲天下教動足以爲天下法仁足以勸善義足以禁非又何必宵衣旰食勞神惕厲然後致治哉是時第策官左散騎常侍馮宿太常少卿賈餗庫部郎中龐嚴見責對嗟伏以爲過古晁董而畏中官睚眦不敢取士人讀其辭至感慨流涕者諫官御史交章論其直於時被選者二十有三人所言皆冗覲常務類得優調河南府參軍李邵曰賁逐我雷吾顏其厚邪乃上疏曰陛下御正殿求直言使人得自奮臣才志懦劣不能質今古是非使陛下聞未聞之言行未行之事忽忽內思愧羞神明今賁所對敢空臆盡

言至皇王之成敗陛下所防閑時政之安危不私所料又引春秋爲據漢魏以來無與黃比有司以言涉許忤不敢聞自詔書下萬口藉藉歎其誠饒至於垂泣謂黃指切左右畏近臣衛怒變與非常朝野惴息誠恐忠良道窮網紀遂絕季漢之亂復興於今以陛下仁聖近臣故無害忠良之謀以宗廟威嚴近臣故無速敗亡之禍指事取驗何懼直言且陛下以直言召天下士黃以直言副陛下所問雖許必容雖過當獎書於史策千古光明使萬有一黃不幸死天下必曰陛下陰殺讜直結讎海內忠義之士皆憚誅夷人心一搖無以自解况臣所對不及黃遠甚內懷愧恥自謂賢良奈人言何乞回臣所授以旌黃直臣逃苟且之慙朝有公正之路陛下死天下之疑顧不美哉帝不納

王通

按唐書隱逸王績傳績兄通隋末大儒也聚徒河汾間倣古作六經又爲中說以擬論語不爲諸儒稱道故書不顯惟中說獨傳按王通傳書不載今就附見唐書者錄之故附載於此

張志和

按唐書隱逸傳張志和字子同婺州金華人始名龜齡父游朝通莊列二子書爲象罔白馬證諸篇佐其說母夢楓生腹上而產志和十六擢明經以策干肅宗特見賞重命特詔翰林授左金吾衛錄事參軍因賜名後坐事貶南浦尉會赦還以親既喪不復仕居江湖自稱煙波釣叟著元真子亦以自號有章詣者爲撰內解志和又著大易十五篇其卦三百六十五

陸龜蒙

按唐書隱逸傳陸龜蒙字魯望元方七世孫也父賓虞以文歷侍御史龜蒙少高放通六經大義尤明春秋舉進士一不中往從湖州刺史張搏遊搏歷湖蘇二州辟以自佐嘗至饒州三日無所詣刺史蔡京率官屬就見之龜蒙不樂拂衣去居松江甫里多所論撰雖幽憂疾病貲無十日計不少輟也文成篋篋篋中或歷年不省爲好事者盜去得書熟誦乃錄讎比勤勤朱黃不去手所藏雖少其精皆可傳借人書篇帙壞舛必爲輯補刊正樂聞人學講論不倦不喜與流俗交雖造門不肯見不乘馬升舟設蓬席齋束書茶竈筆牀釣具往來時謂江湖散人或號天隨子

楊綰

按舊唐書楊綰傳綰字公權華州華陰人也祖溫玉則天朝爲戶部侍郎國子祭酒父偁開元中禮泉令皆以儒行稱綰生聰慧年四歲處羣從之中敏識過人及長好學不倦博通經史九流七略無不該覽尤工文辭藻思清瞻而崇尚玄理沉靜寡欲常獨處一室左右經書疑處滿席澹如也含光晦用不欲名彰每屬文恥於自白非知己不可得而見早孤家貧養母以孝聞甘旨或闕憂見於色親友諷令干祿舉進士調補太子正字天寶十三年元宗御勤政樓試博通墳典洞曉元經辭藻宏麗軍謀出衆等舉人命有司供食既暮而罷取解藻宏麗外別試詩賦各一首制舉試詩賦自此始也時登科者三人綰爲之首超授右拾遺肅宗即位遷禮部侍郎條奏貢舉之弊曰凡國之大柄莫先擇士自古哲后皆側席待賢今之取人令投牒自舉非經國之體也請依古制縣令察

孝廉審知其鄉閭有孝友信義廉恥之行加以經業才堪策試者以孝廉爲名薦之於州刺史當以禮待之試其所通之學其通者送名於省自縣至省不得令舉人輒自陳牒比來有到狀保辨識牒等一切並停其所習經取左傳公羊穀梁禮記周禮儀禮尚書毛詩周易任通一經務取深義與旨通諸家之義試日差諸司有儒學者對問每經問義十條問畢對策三道其策皆問古今理體及當時要務取堪行用者其經義並策全通爲上第望付吏部便與官其經義通八策通二爲中第與出身下第罷歸其明經比試帖經殊非古義皆誦帖括冀圖僥倖并近有道舉亦非理國之體望請與明經進士並停其國子監舉人亦請準此如有行業不著所由妄相推薦請量加貶黜所冀數年之間人倫一變既歸實學當識大猷居家者必修德業從政者皆知廉恥淨競自止敦龐自勸教人之本實在茲焉事若施行即別立條例詔左右丞諸司侍郎御史大夫中丞給舍同議奏給事中李廙給事中李栖筠尚書左丞賈至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嚴武所奏議狀與綰同尚書左丞至議曰夫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贊揚其事卿大夫何嘗不出於士乎今欲依古制鄉舉里選猶恐取士之未盡也請廣學校以弘訓誘今京有太學州縣有小學兵革一動生徒流離儒臣師氏祿廩無向貢士不稱行實胄子何嘗講習獨禮部每歲羅甲乙之第謂弘獎擢不其謬歟其國子博士等望加員數厚其祿秩選通儒碩生間居其職十道大郡量置太學館令博士出外兼領郡官名置生徒依乎故事保桑梓者鄉

里舉焉在流寓者庠序推焉朝而行之夕見其利如此則青青不復興刺擾擾由其歸本矣人倫之始王化之先不是過也李虞等議與綰協宰臣等奏以舉人舊業已成難於速改其今歲舉人望且許應舊舉來歲奉詔仍勅禮部即具條例奏聞再遷吏部侍郎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崇文館大學士兼修國史綰有宿痼疾累抗疏辭位頻詔敦勉不許及綰疾亟上日發中使就第存問尚藥御醫旦夕在側上聞其有間喜見容色數日而薨代宗震悼久之詔贈司徒諡曰文簡綰儉薄自樂清識過人往哲微言五經奧義先儒未悟者綰一覽究其精理凡所知友皆一時名流大曆中德望日崇天下雅正之士爭趨其門至有數千里來者以清德坐鎮雅俗時比之楊震邵吉山濤謝安之儔也

陸質

按舊唐書陸質傳質字伯冲世居吳明春秋師事趙匡匡師啖助質盡傳二家學陳少游薦之朝授左拾遺累遷左司郎中歷信台二州刺史召爲給事中憲宗爲太子詔侍讀質病甚太子已卽位爲臨問加禮卒門人私諡曰文通先生質有經學尤深於春秋著集注春秋二十卷類記二十卷君臣圖翼二十五卷行於代

鄭肅

按舊唐書鄭肅傳肅榮陽人祖烈父閎世儒家苦心力學元和三年擢進士第又以書判拔萃歷佐使府太和初入朝爲尙書郎六年轉太常少卿肅能爲古文長於經學左丘明三禮儀注疑議博士已下必就

肅決之時魯王未有寵文宗擇名儒爲其府屬肅以本官兼長史由是知名魯王爲太子肅加給事中開成二年拜吏部侍郎帝以肅嘗侍太子言論典正令兼太子賓客爲東宮受經朝議稱肅忠臣有大臣之節拜太常卿累遷戶部兵部尚書五年同平章事宣宗卽位拜太子太保卒子洎洎子仁規仁表仁表自謂門地人物文章具美嘗曰天瑞有五色雲人瑞有鄭仁表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理學彙編經籍典

第三百四十一卷目錄

經學部傳經名儒列傳十五

唐二

徐贍

曹憲

顏相時

孔穎達

馬嘉運

朱子奢

賈大隱

蓋文達

谷那律

蕭德言

許子儒

劉伯莊

秦暉

羅道琮

郎餘慶

徐堅

沈伯儀

陸元明

顏師古

顏游秦

王恭

歐陽詢

張士衡

張後引

蓋文懿

谷從政

許叔牙

敬播

秦景通

劉訥言

郎餘令

徐齊聘

徐嶠

經籍典第三百四十一卷

經學部傳經名儒列傳十五

唐二

徐贍

按唐書儒學徐贍傳贍字文遠以字行南齊司空孝嗣五世孫父徵梁祕書郎尚元帝女安昌公主江陵陷俘以西客僱師貧不能自給兄文林嘗書於肆文遠日閱之因博通五經明左氏春秋時者儒沈重講太學授業常千人文遠從之質問不數日辭去或問其故答曰先生所說紙上語耳若奧境彼有所未見者尚何觀重知其語名與反復研辯嗟嘆其能性方正舉動純重實威楊元威李密王世充皆從受學隋開皇中累遷太學博士詔與漢王諒授經會諒反除名為民大業初禮部侍郎許善心薦文遠及包愷褚徽陸德明魯達為學官擢國子博士愷等為太學博士世稱左氏有文遠禮有褚徽詩有魯達易有陸德明皆一時冠云文遠說經編舉先儒異論分明是非乃出新意以折衷聽者忘勞越王侗署國子祭酒時洛陽饑文遠自出城樵拾為李密所得密使文遠南向坐備弟子禮拜之文遠謝曰前日以先王之道授將軍今將軍擁兵百萬威振四海猶能屈體老夫此盛德也安敢不盡將軍若欲為伊霍繼絕扶傾吾雖老猶願盡力如為莽卓乘危迫險則僕耄矣無能為也密頓首曰幸得位上公思所以竭力先征伐及刷國恥然後入見天子請罪於有司惟先生教之答曰將軍名臣子累世盡節前陷元感黨迷未遠而復今若終之以忠天下之人所望於將軍者密頓首曰恭

聞命俄而世充專制密又問焉對曰彼殘忍而意福促必速於亂將軍非破之不可以朝密曰嘗謂先生儒者不學軍旅至籌大計乃明略過人密敗復入東都世充給稍異等而文遠見輒先拜或問君踞見李密而下王公何耶答曰密君子能受鄙生之揖世充小人無容故人義相時而動可也世充僭號以為國子博士士子會奔長安世充怒絕其粟文遠餓幾死數矣身出樵為羅士信所獲送京師仍為國子博士高祖幸國學觀釋奠文遠發春秋題講難鋒生隨方占對莫能屈帝異之封東莞縣男卒年七十四孫有功自有傳

陸元明

按唐書儒學陸元明傳元明字德明以字行蘇州吳人善名理言受學於周弘正陳大建中後主為太子集名儒入講承光殿德明始冠與下坐國子祭酒徐孝克數經倚貴縱辯衆多下之獨德明申答屢奪其說舉坐咨賞解褐始與國左常侍陳亡歸鄉閉隋煬帝擢祕書學士大業間廣召經明士四方踵至於是德明與魯達孔衷共會門下省相酬難莫能詘還國子助教越王侗署為司業入殿中授經王世充僭號封子元恕為漢王以德明為師即其廬行束脩禮德明恥之服巴豆劑僵偃東壁下元恕入拜牀垂德明對之遺利不復開口遂移病成世充平秦王辟為文學館學士以經授中山王承乾補太學博士高祖已釋奠召博士徐文遠浮屠慧乘道士劉進喜各講經德明隨方立義偏析其要帝大喜曰三人者誠辨然德明一舉輒蔽可謂賢矣賜帛五十匹遷國子博

士封吳縣男卒論議甚多傳於世後太宗閱其書嘉德明博辯以布帛二百段賜其家子敦信麟德中繇左侍極檢校右相累封嘉興縣子以老疾致仕終大司成

曹憲

按唐書儒學曹憲傳憲揚州江都人仕隋爲祕書學士聚徒教授凡數百人公卿多從之游於小學家尤邃自漢杜林衛宏以後古文亡絕至憲復與煬帝令與諸儒議桂苑珠叢規正文字又註廣雅學者推其該博藏於祕書貞觀中揚州長史李襲譽薦之以弘文館學士召不至卽家拜朝散大夫當世榮之太宗嘗讀書有奇難字輒遣使者問憲憲具爲音注援驗詳復帝咨尚之卒年百餘歲憲始以梁昭明太子文選授諸生而同郡魏模公孫羅江夏李善相繼傳授於是其學大興句容許淹者自浮屠還爲儒多識廣開精故訓與羅等並名家羅官沛王府參軍事無錫丞模武后時爲左拾遺子景倩亦世其學以拾遺召後歷度支員外郎善見子邕傳

顏師古

按唐書儒學顏師古傳師古字籀其先琅邪臨沂人祖之推自高齊入周終隋黃門郎遂居關中爲京兆萬年人父思魯以儒學顯武德初爲秦王府記室參軍事師古少博覽精故訓學善屬文仁壽中李綱薦之授安養尉尚書左僕射楊素見其年弱謂曰安養劇縣子何以治之師古曰割鷄未用牛刀素驚其言大後果以幹治聞時薛道衡爲襄州總管與之推舊佳其才每作文章令指摘疵短俄失職歸長安不得

調宴甚資教授爲生高祖入關謁見長春宮授朝散大夫拜燉煌公府文學累遷中書舍人專典機密師古性敏給明練治體方軍國務多詔令一出其手冊奏之工當時未有及者太宗卽位拜中書侍郎封琅邪縣男以母喪解服除還官歲餘坐公事免帝嘗歎五經去聖久遠傳習浸訛詔師古於祕書省考定多所釐正既成悉詔諸儒議於是各執所習共非詰師古師古輒引晉宋舊文隨方曉答證據該明出其悟表人人嘆服尋加通直郎散騎常侍帝因頒所定書於天下學者賴之俄拜祕書少監專刊正事古篇奇字世所惑者討析申熟必暢本源然多引後生與讎校抑素流先貴勢雖商賈富室子亦竄選中由是素議薄之斥爲郴州刺史未行帝惜其才讓曰卿之學

信可稱者而事親居官朕無聞焉今日之行自誰取之念卿襄經任使朕不忍棄後宜自戒師古謝罪復留爲故官師古性簡峭視輩行傲然罕所推接既負其才早見驅策意望甚高及是頻被譴仕益不進罔然喪沮乃闔門謝賓客中褐裙帔放情蕭散爲林墟之道多藏古圖書器物書帖亦性所篤愛與譔五禮成進爵爲子又爲太子承乾注班固漢書上之賜物二百段良馬一時人謂杜征南顏祕書爲左丘明班孟堅忠臣帝將有事泰山詔公卿博士雜定其儀而論者爭爲異端師古奏臣議定封禪儀注書在十一年於時諸儒謂爲適中於是付有司多從其說遷祕書監弘文館學士十九年從征遼道病卒年六十五諡曰戴其所注漢書急就章大顯於時求徵三年子揚廷爲符璽郎表上師古所譔匡謬正俗八篇初

思魯與妻不相宜師古苦諫父不聽情有所隔故帝及之

顏相時

按唐書儒學顏師古傳師古弟相時字睿亦以學聞爲天策府參軍事貞觀中累遷諫議大夫有爭臣風轉禮部侍郎羸瘠多病師古死不勝哀而卒

顏游泰

按唐書儒學顏師古傳師古叔游泰武德初累遷廉州刺史封臨沂縣男時劉黑闥初平人多彊暴比游泰至禮讓大行邑里歌之高祖下聖書獎勞終鄆州刺史譔漢書決疑師古多資取其義

孔穎達

按唐書儒學孔穎達傳穎達字仲達冀州衡水人八歲就學誦記日千餘言閏記三禮義宗及長明服氏春秋傳鄭氏尚書詩禮記王氏易善屬文通步曆嘗造同郡劉焯焯名重海內初不之禮及請質所疑遂大畏服隋大業初舉明經高第授河內郡博士煬帝召天下儒官集東都詔國子祕書學士與論議穎達爲冠又年最少老師宿儒恥出其下陰遣客刺之匿楊元感家得免補太學助教隋亂避地虎牢太宗平洛授文學館學士遷國子博士貞觀初封曲阜縣男轉給事中時帝新卽位穎達數以忠言進帝問孔子稱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何謂也對曰此聖人教人謙耳己雖能仍就不能之人以資所未能己雖多仍就寡少之人更資其多內有道外若無中雖實容若虛非特匹夫君德亦然故易稱蒙以養正明夷以蒞衆若其據尊極之位衍聰耀明